



從《唐後詩》的編選看對李攀龍詩的定位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6-05-09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顧, 春芳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24729/00004317

從《唐後詩》看對李攀龍詩的定位

顧春芳

《唐後詩》是由日本古文辭學派的領袖荻生徂徠（1666—1728年）主持編選的一部明人詩集，其中所選主要為明代前七子與後七子的詩作。荻生徂徠還為此集寫了《唐後詩總論》，而序則為荻生徂徠最為得意的弟子服部南郭所撰寫。《唐後詩》對古文辭學派在漢詩創作方面的發展起了很大的影響，而詩集中李攀龍（1514—1570年）的七絕就有三百首，從中可見荻生徂徠對李攀龍詩作的重視。本文擬將編選《唐後詩》的過程結合古文辭學派對李攀龍詩文復古理論的態度展開論述，來看古文辭學派對李攀龍詩的定位。

在江戶時代前期的儒學界，朱子學派是一個最有影響力的學派。當時崇尚儒學的文人大多讀的都是二程與朱熹的所註之書。而與此同時，明代的反對程朱理學的復古文學思想也傳到了日本，並對一部分文人產生了影響，其中以李攀龍與王世貞（1526—1590年）的復古文學思想的影響尤為顯著。荻生徂徠所創建的古文辭學派，就是以李攀龍與王世貞的復古文論為其主導思想的。他倡導復古，以反對程朱理學，而在李攀龍與王世貞二人之中，他又尤為推崇李攀龍。他還在眾位弟子的幫助下，編撰和出版了很多李攀龍的著作作為本門弟子的必讀書，《唐後詩》就是其中之一。服部南郭（1683—1759年）是他最為得意的弟子，在他的引導下，服部南郭針對當時在文人中影響甚廣的偽託李攀龍的《唐詩訓解》，重新考訂了李攀龍的《唐詩選》，而荻生徂徠主持編選的《唐後詩》的序也是服部南郭所寫，這兩部著作對古文辭學派在文學方面的發展起了很大的影響。在荻生徂徠去世後，服部南郭繼承了先師的遺志，在漢詩的創作上學李攀龍的作詩作風。服部南郭的門下也出了不少優秀的詩人，他們詩文酬唱，在江戶詩壇掀起了一個漢詩創作的高潮。

一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荻生徂徠在談到古文辭學派的復古文學主張時對李攀龍的態度。荻生徂徠在《答屈景山》（第一書）中這樣寫道：

明李、王二公，倡古文辭，亦取法於古。其謂之古文辭者，尚辭也，主敘事，不喜議論，亦矯宋弊也。夫後世文章之士，能卓然法古者，唯韓柳李、王四公。故不佞嘗作《四大家集》，以誨門人。而其尤推李、王者，尚辭也。雖然，不佞所以推二公者，不特此耳。夫學問之道，本古焉，六經論語左國史漢，古書也，人孰不讀。然人苦其難通，古今言之殊也。故必須傳注以通之，猶之假倭訓以讀華文邪，尚隔一層髻鬢已矣。且傳注之作，出於後世，古今言之殊，彼亦猶我也。彼且以理求諸心，而不求諸事與辭，故其紕謬。……¹

¹ 《答屈景山》（第一書），《徂徠集》卷二十七。
引自《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三卷》，ペリかん社，1985年。以下略。

在這裡荻生徂徠是李攀龍與王世貞並提，並明確地說明古文辭學派的文學思想來自於李、王二公。其中古文辭的定義是“尚辭也，主敘事，不喜議論”，而宋儒所註之書多為議論，所以古文辭可以矯正這一弊病。其中的“傳注之作”即程朱所註之書，是江戶前期儒學界的主流朱子學派門人的必讀之作。但由於他們只能通過註解來讀，以至於曲解了六經之意也渾然不知，所以提倡古文辭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明代後七子的復古文學思想是一個整體，因此在談到復古文學主張之時，荻生徂徠沒有將李攀龍、王世貞二人分開過。雖說可以明確荻生徂徠對李攀龍、王世貞沒有厚此薄彼，然而筆者卻以為荻生徂徠還是受李攀龍的影響更大一些，下面擬在這方面展開論述。

荻生徂徠在談到自己是如何研讀李、王文集時這樣說道：

中年得李于鱗王元美集以讀之，不可得而讀之。於是發憤以讀古書，其誓目不涉東漢以下，亦如于鱗氏之教者。蓋有年矣，始自六經，終於西漢，終而復始，循環無端，久而熟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其文意互相發，而不復須就注解。然後二家集，甘如嗽蔗。於是回首以觀後儒之解，紕繆悉見。²

這封信是寫給朱子學派的儒學者安積澹泊的，荻生徂徠在這裡提到中年得到李攀龍與王世貞的著作，然而卻無法讀懂。自那時起為了讀懂李、王之文，發憤讀東漢以前的古書。在這裡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亦如于鱗氏之教者”，堅持數年，所讀古書以六經始，至西漢終，而且是“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即讀了無數遍。在讀懂讀透了東漢以前的古書之後，再讀李、王的文集，就猶如啃甘蔗一般，甘之如飴。再回過頭來看宋儒所作的註解，就知道是謬誤百出了。在這裡可以看到，“于鱗氏之教”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不是遵從“于鱗所教”，那就無法讀懂李于鱗和王元美的文集，更不用提接受李、王的復古文學思想了。

荻生徂徠在《學則》一文中，也提到了“奉于鱗氏之教”，其中這樣寫道：

……吾奉于鱗氏之教，眎古修辭，習之習之，久與之化，而辭氣神志皆肖。辭氣神志皆肖，而目之眎，口之言，何擇。夫然後千歲之人，旦暮遇之，是之謂置身仲尼之時，從遊夏親受業也。是之謂與古為徒也，亦何假彼之故為。³

在這裡，他明確地談到，古修辭就是“奉于鱗氏之教”才得以習得的，而且已經到了得心應手的程度。他覺得自己彷彿“置身仲尼之時，從遊夏親受業也”，即與子遊和子夏一起在孔子那裡受業。也就是說他於古文辭，已是了然於心。《學則》一文乃是荻生徂徠表明其復古志向的重要著作之一，文章以“故學寧為諸子百家曲藝之士，而不願為道學先生”結尾，足可見復古文學思想已通過李攀龍的著作對他起了很大的影響。至於“如于鱗氏之教”的說辭在他給其他文人的書信中多處可見，此處不再一一例舉。

荻生徂徠讀李攀龍的文章也很有心得，從下面的這段引文中就可見一斑：

² 《復安澹泊》（第三書），《徂徠集》卷二十八。

³ 《學則》，《徂徠集》卷十七。

……二公發諸行文之際渙如也，不復須訓詁。蓋古文辭學，豈徒讀已邪，亦必求出諸其手指焉。能出諸其手指，而古書猶吾之口自出焉，夫然後直與古人相揖於一堂上，不用紹介焉。豈如鄉者徘徊乎門牆之外，仰人鼻息以進退者邪，豈不愉快哉。且二公之文主敘事，而于鱗則援古辭以證今事，故不諳明事制者，雖熟古書，亦不能讀焉。夫六經，皆事也，皆辭也，苟嫻辭與事，古今其如示諸掌乎。於是回首以讀後世之書，萬卷雖夥乎，如破竹然。譬諸良工，必先攻堅木焉，吾之刃試諸盤根錯節，而其餘脆材柔木易易耳。世人乃擇其易者讀之，習以為常，古書則束之高閣，譬諸古鼎彝之可貴重，而不可猥用也。……⁴

在這裡他一方面同時稱道李、王的文章，指出“二公之文主敘事”，而六經都是用辭敘事，“苟嫻辭與事”，則可通曉古今之書，此時再“回首以讀後世之書，萬卷雖夥乎，如破竹然”，強調了古文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特別提到李攀龍文章作風的特點，即“援古辭以證今事，故不諳明事制者，雖熟古書，亦不能讀焉”，從中可見他讀李攀龍的文章時並不是泛泛之讀，而是讀得很深很透。在《徠翁雜抄》中讀李攀龍文集時所作的筆記就是一例，其中這樣寫道：

“二三君子”豈兼指茅鹿門輩邪，“治牘成一說”指制義，“俚言而布在方策”指宋儒語錄近思錄類。⁵

這段話的出處在李攀龍的《送王元美序》中，“今之文章，如晉江、毘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修辭，理勝相掩”。“世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從筆記中可見荻生徠因深諳明事制，也與李攀龍一樣反對尊崇宋儒文風的王慎中、唐順之。從他對李攀龍文章的熟悉程度來看，可以說他確實對李攀龍的詩文有所偏好。

二

荻生徠對李攀龍的詩作也是極為推崇，《唐後詩》是一部由他主持編選的明代前後七子的詩集，荻生徠把《唐後詩》作為門人的必讀書，其中所選七絕，李攀龍一人就佔三百首。而《唐後詩》隨著古文辭學派的發展得到了眾多文人的青睞，文人們學做漢詩者必先學《唐後詩》，以此其中李攀龍詩的定位就顯得尤其重要了。下面我們先來看一下荻生徠編選《唐後詩》的目的，他在給山景周南的信中這樣寫道：

……李、王大才，其於古，未嘗屑屑乎做訓詁，而退省其文章，亦足以發也。故余特賞二公者，為其能梯航乎古也，不獨取其詞藻也。次公答東壁，辯駁甚至，予傍看大喜。亡論其言當不當，其能以此心讀二公集，二公之骨真不朽矣哉。予問者又為鬚生苦唐詩選大寥寥，不足以廣其思。故手泐二公近體若干首，一取其合盛

⁴ 《答屈景山》（第一書），《徠集》卷二十七。

⁵ 《徠翁雜抄》見《服部文庫所藏本》。

唐者，略加箋釋，行將問梓。……⁶

在信中他稱讚李、王大才，表示了對李、王的敬意。同時對山泉周南也能讀李、王的文集而感到高興，言語之間充滿了讚許之意。而這裡所說的“略加箋釋，行將問梓”的著作，就是《唐後詩》。從中可以知道是選了李、王二人所作近體詩中的若干首，其目的就是拓寬當時學子的思路。而他選詩的標準是“取其合盛唐者”，可以說也與李攀龍所提倡的“詩必盛唐”之旨相符。

荻生徂徠在他為《唐後詩》撰寫的《唐後詩總論》的最後這樣寫道：

故今抄明詩，傳之寒鄉學者，使藉是以識百年內外，亦有能游泳夫開元天寶之盛者已。⁷

在這裡荻生徂徠希望窮鄉僻壤的學子們能通過讀這部詩集，領略到開元天寶的盛唐氣象。換言之，即其中所選明代前後七子的詩作再現了盛唐雄渾壯闊的詩風。

接著再來看荻生徂徠對李攀龍詩作的評價，《唐後詩總論》列舉了胡元瑞、王元美、王敬美、何仲默等人的詩評後，對前後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李攀龍、王世貞、吳國倫等人的詩是這樣評論的：

右諸公論，大抵盡明詩矣。祇人心不同如面，即二美友于，未免微有軒輊。是天生才未盡，而明之不能盡唐詩也。要而言之，二李二王仲默明卿昌穀子業，斯其至者已。獨余則謂，于鱗於盛唐諸家外，別構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細眎其集中，一篇一什，亦皆粹然，不外斯色，所以為不可及也。元美一身具四唐，隨年紀以相外降，可謂奇事矣。敬美子業，介乎盛中之交，此諸公所不言也。⁸

從中可見荻生徂徠對李攀龍詩的定位是相當之高，何以如此說來？只要看他對諸公評論的概括“要而言之，二李二王仲默明卿昌穀子業，斯其至者已”，就可明白其用意，因《唐後詩》中也選了上述諸子的詩作。而“獨余則謂”才是荻生徂徠自己的看法，而他所稱道的，可以說是除了李攀龍之外別無他人。他讚李攀龍能“於盛唐諸家外，別構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又指出“其集中，一篇一什，亦皆粹然，不外斯色”，而這些詩篇無一不經過他的細細品味，而正是這樣的“別構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才是“不可及也”。後面對王世貞“一身具四唐，隨年紀以相外降，可謂奇事矣”的評論，也未能超越對李攀龍詩的評價。可以說荻生徂徠把李攀龍的詩作為前後七子詩中復古的典範。

荻生徂徠對李攀龍詩的肯定還表現在他對袁宏道與鍾惺的批評，他在《唐後詩總論》中這樣寫道：

⁶ 《與泉次公》（第三書），《徂徠集》卷二十一。

⁷ 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據新潟大學佐野文庫所藏元文五年（1740年）的《唐後詩》刻本。以下均略為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

⁸ 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

嗚呼，二子生宋元後，而自謂不膚不狹不熟不模擬也，安足以欺知者哉？萬古神奇，悉在陳腐中。天不能舍鸞花而別為春，離婁公輸子非規矩則不能為方圓。即其自詫神奇，亦元瑞所謂古人棄去拾以自珍者，豈不憫哉？古聖人之言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是千萬世言詩者之刀尺準繩。詩自三百以至李杜，雖其調隨世移，體每人殊，而一種色相，辟諸春風吹物，燁然可觀者，迺為不異也。此色一壞，秋冬蕭索之氣至焉，豈翅為詩道言哉。……⁹

這是針對袁宏道與鍾惺“極口詆毀王、李，為膚為熟為狹為模擬”¹⁰而言，袁、鍾二人自視甚高，以為自己“不膚不狹不熟不模擬”，但在荻生徂徠看來，即便是他們自詡為“神奇”者，也不過是胡元瑞所說的“古人棄去拾以自珍者”。而其中的“詩自三百以至李杜，雖其調隨世移，體每人殊，而一種色相，辟諸春風吹物，燁然可觀者，迺為不異也”。更是對李攀龍詩的肯定，此處將李白、杜甫的詩與《詩經》並提，旨在強調表現“色相”的“辭”的重要性。他指出詩之聲律隨著時代而變，詩之體也因人而異，唯獨表現“色相”的“辭”是不變的，因此李杜詩中之辭所表現的“色相”與《詩經》中的是一樣的。而上面讚許李攀龍詩“別構高華一色”，“一篇一什”，“不外斯色”，可見荻生徂徠對李攀龍詩的評價之高。

荻生徂徠對李攀龍詩的推崇還可以從《唐後詩》的編選中看出。在《唐後詩》辛集卷之上¹¹，是以李攀龍的七絕三百首開首；丁集卷之中，是以李攀龍的五律一百首開首；庚集中有李攀龍的二十五首五絕。服部南郭在他為《唐後詩》撰寫的序中明言“此徂來先生之所以有選也”，¹²而《唐後詩》的刻本¹³中目錄之後也都刻有“徂徠先生選定”，由此可見荻生徂徠對李攀龍詩的定位何等之高。

荻生徂徠在《唐後詩》在將李攀龍詩的定位定得很高是有其深意的，他在《唐後詩總論》中這樣寫道：

本邦之盛，其在寧平之際乎。如晁衡、藤原萬里、常嗣、野篁，廁諸唐人，難可辨識。暨乎皇華不航，而人不識華音。讀書作詩，一唯和訓是憑，遂至弱海萬里，其弊也視麗若華。則裴頌倡陋，長慶之風蔓延朝著，誦偈侷雅，則元僧流毒，蘇黃之派汎濫江湖，七百年來，謂之無詩可矣。¹⁴

在荻生徂徠看來，奈良、平安時期是漢詩創作的最盛期，當時的代表詩人晁衡即阿倍仲麻呂、藤原萬里、藤原常嗣與小野篁的所作之詩，與唐代詩人的詩作放在一起，也“難可辨識”。可惜的是在這以後，文人不識華音，讀書作詩，用的都是和訓¹⁵，以至於讀書

⁹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

¹⁰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

¹¹ 據新潟大學佐野文庫所藏元文五年（1740年）的《唐後詩》刻本。

¹² 服部南郭《唐後詩序》。據新潟大學佐野文庫所藏元文五年（1740年）的《唐後詩》刻本。以下均略為服部南郭《唐後詩序》。

¹³ 據新潟大學佐野文庫所藏元文五年（1740年）的《唐後詩》刻本。

¹⁴ 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

¹⁵ 和訓一也稱“倭訓”，是一種讀漢文的方法，具體是在漢文上面注訓點，以日語的語法讀漢文，

只能理解其中的意思，而不能看到文章的文采燦爛，即所謂的“辭”。而用和訓來寫詩也是如此，毫無生趣可言。以至於宋儒的文章作風佔據了整個文壇，所以他認為盛唐以後“七百年來，謂之無詩可矣”。而只有通過學習古文辭才能克服和訓所帶來的陋習，也只有李攀龍所提出的“詩必盛唐”才能改變當時詩壇的這種現狀，而李攀龍的詩作則是最好的教科書。

三

荻生徂徠對李攀龍的重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古文辭學派的發展，尤其是在漢詩文的創作方面，他的弟子服部南郭在這方面可以說是深受其影響。

荻生徂徠在《學則》中說的“奉于鱗之教”的那段話，對服部南郭影響很大。他在《送大潮師序》中這樣寫道：

左氏司馬亡後，世無左氏司馬，蓋北地而前哉。天實生左氏司馬，天實不生左氏司馬也。其果無乎，豈其然乎。壯哉遷也，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川。……。

若夫北地唱于，王李唱喁，百慮一致，各有所至。得之於手而應於心。至乃發憤忘食，修辭相劇，奮呼藝苑，而復古之業，蓋千餘年而皞皞如也。夫夫輩蓋謂今我與古人同出乎，我則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周旋於中原也。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旦暮遇之。猶且避之三舍者，生有所先後也。則天實生左氏司馬，天實不生左氏司馬也。而天實生夫輩也，其果無乎，豈其然乎。其能為夫輩，而上周旋於左氏司馬者，天不生乎若人。……¹⁶

序的開首就表現了他對左丘明和司馬遷的仰慕之情，而這裡的“左氏司馬”就是古文的代名詞，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李攀龍最為推崇的就是《左傳》和《史記》。王世貞也評說李攀龍作文“多自左丘、子長、《韓非》、《呂覽》”¹⁷。而“若夫北地唱于，王李唱喁，百慮一致，各有所至……”，則是對明代以李夢陽為首的前七子與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遙相呼應，成就了復古大業之舉的感慨，並表示了自己願為提倡復古而竭盡全力。“我則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周旋於中原也”即為此指。在這裡還有一點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旦暮遇之”句，這就是出自荻生徂徠在《學則》中說的那段話，因此說服部南郭特別推崇李攀龍也未嘗不可。

《唐後詩》的序為服部南郭所作，其中在談到明人詩時這樣寫道：

明人蓋彬彬如，作者是富。不乃欲創哉。然其監不遠。才子猶懲戒其設心若是，率由舊章，合乎古人。遂乃深造以逢其原。蓋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所以唐後而有詩也。唯是當局者迷，旁觀則悟。爛熳奪目，當時亦眩焉。蓋漢魏與唐，自然而已。明人衡以其才。乃奮臂窺其奧，則千鈞之重，移於銖兩。

主要是領會其中的意思。

¹⁶ 《送大潮師序》，《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六）。

¹⁷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十九。

即滄溟之精刻，其刪也於明，亦唯以人取，以時取。謂之明可也。謂之唐不可也。非德不純，勢然也。漢魏自盡漢魏，不知後有唐。唐自盡唐，未能前盡漢魏。明人並兼之，乃不能自然。即不自然，其才之盡也。其才之盡也，令人知階而及之。此集也範而出之。有漢魏有唐，其它不取也。後君子有知明而不必明者乃得焉，是亦所以知明乎，是亦所以知漢魏與唐乎。此徂來先生之所以有選也。此先生之教也，諸君按焉，伯修刊焉，元喬謹序以述云。¹⁸

在這裡他指出了明人作詩模仿漢魏詩與唐詩，認為這才最能體現復古主旨，因為李攀龍一直強調“詩必盛唐”，其中的“即滄溟之精刻，……”之句，雖說是對李攀龍編選《唐詩選》的看法，但卻能看出南郭對李攀龍詩的重視。南郭在序的最後寫了《唐後詩》裡的詩篇乃是先生荻生徂徠所選，並指出先生所選詩篇皆含有深意，是“先生之教”。

服部南郭對李攀龍詩的定位還表現在他的漢詩創作上，他學習《唐後詩》中所選的李攀龍詩的作法，如《唐後詩總論》中所引王元美曰：“于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並看，看則似臨摹帖耳。”¹⁹他作詩經常直接套用唐詩中的詞語，古文辭學派也因此而受到其他學派的抨擊，並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了復古。但服部南郭則提出了詩教溫柔敦厚，乃用於君子抒發情懷，他提倡“以古辭抒己情懷”，認為只要唐詩裡的詞語能夠表現作詩之人當時的情懷，那就不能算是剽竊和抄襲，這其實也是對李攀龍詩中對盛唐詩模仿的一種肯定。

服部南郭也與李攀龍一樣，強調詩學盛唐，他的一首五言詩中就有“登高期已近，九月宴城隅。詩自唐宋休，人皆士大夫”。在荻生徂徠之後，服部南郭成為當時的文壇領袖，他也把《唐後詩》作為門下弟子的必讀書。在他的影響下，文人們學習李攀龍的“詩必盛唐”的作詩作風，文人間詩詞酬唱，使江戶詩壇漢詩創作重現繁榮。

江村北海《日本詩史》中這樣說道：

荻生徂徠的門下分為經義與詩文兩大門派，前者以太宰春臺（1680—1747年）為代表，後者則以服部南郭為代表。²⁰

這是後世對服部南郭的評價，其中肯定了他作為古文辭學派的代表對江戶時期的詩文發展所作的貢獻，而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與《唐後詩》中李攀龍詩的影響不無關係。

結語

綜上所述，荻生徂徠在明代諸多文學流派中選擇了李、王的復古文學主張，主要是為了矯革當時江戶儒學界程朱理學的文章作風。而在李、王二人之中他又特別推崇李攀龍，從他對《唐後詩》的編選中，可以看到他對李攀龍詩的定位是非常之高，他認為李

¹⁸ 服部南郭《唐後詩序》。

¹⁹ 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

²⁰ 江村北海《日本詩史》。

攀龍的詩再現了盛唐氣象，即“別構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而要改變當時漢詩創作萎靡不振的局面，必須學李攀龍的“詩必盛唐”。在《唐後詩》中所選李攀龍詩的影響下，門下眾多弟子做詩用辭都學李攀龍，不離盛唐。其中以服部南郭為最，南郭在漢詩的創作上學李攀龍的文章作風，取李攀龍的“援古辭以證今事”之意，以唐人詩句入詩，抒發一己之情懷。服部南郭以其在漢詩文上的卓越成就成了當時的文學泰斗，在他的門下匯集了一大批文人，詩文酬唱，在日本掀起了一個漢詩文創作的高潮。